

李六如著

六十年的变迁

六十年的变迁

第二卷

李六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第二卷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为中心，反映了从北洋军阀統治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这一历史时期中国錯綜复杂的階級斗争和人民精神面貌的显著变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驱使其工具直、皖、奉等封建军阀連年混战，民不聊生。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第一次提出反帝反封建的鮮明政綱和工农联盟、联合战綫等正确政策，发动广大群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浪潮。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破坏、资产阶级的叛变，以及陈独秀右傾机会主义的錯誤路綫，大革命终于失敗。作者以他独特的艺术表現手法，对这一历史时期革命斗争生活的主流，作了有力的剖析和概括。

书中对毛澤东同志青年时代革命活动的描写，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党员何叔衡、陈延年、方維夏等形象，塑造得朴素而精湛。至于蔣介石、譚延闓、張輝瓚等反面人物，也写得有声有色。

六十年的变迁（第二卷）

书号 1541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285,000 开本 850×1156 毫米 $\frac{1}{32}$ 印张 12 $\frac{13}{16}$ 插页 3

1961年11月北京第1版 1963年7月上海租型第2次印刷

上海印数 4,001—29,000 册 定价（3）1.20 元

大东集成联合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目 录

第七章 海外归来

- 一 踏进国門头两天..... 1
- 二 上海租界坏透了..... 10
- 三 徬徨..... 24

第八章 还乡后

- 一 重逢旧友話时艰..... 34
- 二 年年躲兵..... 43
- 三 两件事..... 51
- 四 “五四”浪潮..... 61
- 五 团结才有力量呀..... 76
- 六 鹤唳風声又一年..... 84
- 七 无路可走..... 95

第九章 山穷水尽下长沙

- 一 赋閑..... 103
- 二 教书..... 118
- 三 索薪..... 128

第十章 有了指路明灯

- 一 共产党在生长..... 137

二 安源之行·····	151
三 工人运动开步走·····	165
四 国共合作声中·····	187

第十一章 大革命前奏

一 右派不少啦·····	204
二 大元帅在韶关·····	229
三 譚三爷垂头丧气·····	239

第十二章 岭南风雨

一 民众运动的新方向·····	254
二 睡狮怒吼了·····	266
三 歼灭滇桂军·····	279
四 一股妖氛·····	290

第十三章 革命高潮又低潮

一 北伐·····	315
二 踏上征途·····	329
三 人民帮助打胜仗·····	338
四 南昌城下·····	360
五 萧墙启衅，功败垂成·····	384

第七章 海外归来

一 踏进国門头两天

当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次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时候，季交恕从日本东京回国了。同他一路回国的有湯謨和陈霖。前一位是在东京明治大学学法律的，平江人，家里很有錢，爱漂亮，又会吹牛皮，拉攏人，外号“小白臉”，又叫“小滑头”。后一位是在东京高等工业專門学校学紡織的，长沙人，为人不讲究吃穿，不爱說話。自一貫教书的父亲死后，只剩下一个母亲住在舅家，他便省吃儉用，經常从官費中寄一点錢与她零用。在日本留学界中，他要算是最穷苦也最用功的一个。因为彼此都是相交好几年的朋友，又都同时毕了业，好比科举时代中秀才，少年时代做新郎，感到非常愉快。加上天朗气清，坐在火車上，說說笑笑，不知不觉的一下就到了长崎。

可是从长崎开船，漫天云雾，看不到一点太阳。嗚——呼——，狼嗥虎嘯般的風声；咻——砰——，排山倒海似的浪声，惊天动地的互相交响着。这条十几丈长的大阪丸，被冲激得前顛后簸，左傾右搖。整个船艙里的旅客們，都靜悄悄地臥着不动，也不說話，只听到一片啊啊啊的嘔吐之音。季交恕心臟还

好，沒有嘔吐，却也多少有点头晕，不象在火車上那样爽快。而且一想到回国以后，不知怎么办，觉得自己也象这汪洋大海中的孤舟。

船已渡过黃海，駛进吳淞，風平浪靜了。他們这三位，才开始活动起来。将行李收拾之后，走上甲板一望，首先看到的远景，象是一个炮台。

“那是不是把守国境的吳淞炮台？”湯謨举起右手，伸出一个指头，側望着他們两位这么問。

“是的。”陈霖答复两个字。

“把守什么国境！敞开了的大門，誰也可以闖进闖出。唉！”季交恕长叹一声，額角上現出几道皺紋。

船进吳淞口以后，行駛比較慢。太阳已經西斜，还没有到达上海。他們三位，仍然在甲板上肩并肩地踱来踱去。

“你們打算住哪里？”陈霖問。

“我打算住英租界远东飯店。”湯謨望着陈霖，又望望季交恕。“一起住好嗎？那里很漂亮。”昂着头，显現出一种得意的神色。

“不！”陈霖摇头，“几块钱一天的房租，住不起。我打算住恒丰紗厂聶潤达家里，他是我的同乡。”

“湯謨不象我們，几千担租，有什么住不起！”季交恕說，“我是打算到法租界余寿松那里去。”

“那也好。日本电报通訊社的差事不錯咧，余寿松前两年才毕业，听說一个月就賺得两百多块钱，另外譯书的稿費也不少，日子滿不錯。”这是湯謨的話。

“是不是帝国大学的余寿松？”陈霖問。

“你認識他？”季交恕說。

“認識，他也是你們平江人，學經濟的嘛，怎麼改行了？”還是陳霖的聲音，“我是要搞本行紡織，你們呢？”

“我打算到北京去應留學生考試，弄個把審判廳長做一做，至少搞個推事^①。你呢？”湯謨扭轉頭問季交恕：“去不去應文官考試？”

“我呀，哼！”季交恕仰着臉冷笑一下：“沒有背景，應什麼考試？”

“那不一定。陳效文有什麼背景，從日本回來就考上交通部的‘簽事’，每月幾百塊。聽說還搭股做生意，積了十幾萬家私，在北京買了很多房子，比余壽松強得多。”湯謨說這話的意思，做官比搞新聞事業好。

“陳效文有交通系的关系羅。”季交恕帶着一種揶揄的神氣，望着湯謨道：“難道我們留學就只為升官發財嗎？現在是北洋軍閥當權，你願意在他們胯下討飯吃？哼！我是要等回國以後看清楚情形再說。”

大阪丸漸漸駛近上海，老遠就可以望到許多塔一般高聳在天空的煙囪，噴出一股一股的黑煙，連成一大片，好像凝聚在半空中的雲朵，正在徐徐上升。陳霖站在船頭甲板上，拿起掛在脖子上的望遠鏡，遠遠地望一下，喊道：“你們看！好多工廠。”一邊將望遠鏡遞給季交恕，一邊說：“前兩年，我請假回國時候，那里正在建廠房。這都是乘世界大戰英美日无暇東顧機會搞起來的。新建好多火柴廠、面粉廠等輕工業，大多數是江浙工商業家的啦。”陳霖面帶笑容。“看樣子，我們中國振興工業有希望。據說上海的中国紗廠錠子，在世界大戰開始那年，還只十六萬九千多

① 推事，審判案件的法官，即審判員。

錠。这四五年增加到二十一万六千多錠哩！”

季交恕接过望远镜，突然，一阵狂风吹来，他侧侧身子，扶着栏杆，瞧了一瞧。那云朵似的黑烟，好象经不起这狂风的袭击，一下子被吹得四散。仿佛是这些工业，不会长此兴旺的征兆。

大阪丸靠上了上海码头。他们这三位，一同跑下舱去，分头起坡了。这时，天还没有黑，上海客棧里来此接客的人们，黑压压的一大群，各自拿着一迭白纸红字印有旅馆招牌的名片，挤在船舱里，大嚷而特嚷：“长安旅馆！”“大东！”“亚洲！”“……。”

季交恕携着行李，站在船舷上，正想开口喊挑夫，可是一下想起：十年前，同凌翥翔初次到汉口起坡时，被挑夫头勒索过四块钱，还挨他一顿骂；八年前，由上海到广州起坡时，被小偷扒去一个皮包。听说上海是扒手最多的口岸，我虽然在这里来往过几次，但待的时间不久，情形生疏，会不会又出岔子呢？正在这样耽心着。

“大东！大东！你先生住哪里？”一个穿薄绸夹长袍的高个子，拿着旅馆名片，朝着季交恕笑眯眯地走过来，一面说：“这是你的行李吗？”一面喊人：“来！来！搬行李。”

“喂！不要搬！我不住旅馆。”季交恕连忙摇手。

“住哪里？”

“住朋友家里。”

“朋友在哪里？”

“法租界霞飞路。”

“哦！远哪！我帮你叫马车。”那个接客的高个子，表示十分殷勤。

当下，季交恕想了一下：现已是上灯时分了，不晓得法租界霞飞路的尚贤坊还有多远？将行李交给他，至多不过花块把钱

小賬，免得自找挑伏，自雇車子，少去許多麻煩，於是伸出手接着那張名片問道：

“你貴姓？”

“我姓王。”

“好罷，就請你叫馬車。”緊張的心頭，一下輕鬆了。因為他知道，也僅僅知道這一點規矩：經過客棧里接客的，行李就保險不失掉。

蹄聲得得，一匹又高又大，但是屁股上凸出兩塊大骨頭的瘦黃馬，慢慢兒拖着四位客人，從江邊走上租界的馬路上。那個接客的，也坐在这輛車上。一会儿，馬車停下來了。抬頭一看，紅綠電光閃映出四個大字：“大東旅館”。他們的行李，都一起被搬了進去。

“四位。”那個接客的高个子，走進大東旅館的大門，向賬房這麼報告一聲。

“我不住這，住朋友家里。向王先生說清楚了。”季交恕這麼說，同時就喊：“王先生！”回頭一望，接客的王先生，不理睬似的一溜煙走開了。

“那不行。上海規矩，哪家接的客就住哪家。我們的房子分几等，都很便宜，好歹由你住。”從賬房內走出來另一位，裝腔作勢地說：“你先生從哪兒來的？”

“從日本來的。”

“哦！這是中國啦！不行，不行。”

互相爭吵一陣。季交恕生氣了，馬上跑出去，找來一個中國巡捕，得到他這樣的調解：由季交恕出頭等房錢一天四塊，馬車接送費三塊，上下挑伏搬行李兩塊，接客的小賬兩塊，合共就是十一塊。

季交恕心里，虽然很不高兴，也只好乖乖地付钱。坐上刚才坐过的那一辆马车想道：“天天盼望毕业回国，以为在自己国内总比在外国好，咳！成个什么国家！”不多久，到达了法租界霞飞路尚贤坊十五号。

闊别两三年的朋友，一见面，自然不胜欢喜。季交恕洗过脸，叙过寒暄，就把大东旅馆这回事告诉余寿松：“我又当了一回土包子。上海地方的社会风气，怎么坏到这样呀？真欺负人！”

余寿松微笑：“这不算稀罕，上海租界，吃人的花样多得很。我在这两三年，还是半土包子呢。”

“我以前虽然到过上海几次——”季交恕屈指数一下：“三次。每次都只住过一两天。这一回，打算在你这里住个把月，多看看这二百多万人口的亚洲第一大城市。行吗？”季交恕和余寿松，在东京合住过“貸家”^①，关系也很好，可是余寿松是一向独善其身，小心谨慎，爱打算盘的人，所以最后又说出这么一句象是真又象是开玩笑的话：“你心里疼不疼？”

“欢迎！欢迎！”余寿松一笑，站起来，拍拍季交恕的肩膀。“老朋友嘛！”伸出手，指着房子：“一楼一底。楼下是客厅，我们两口子住楼上。还有一个比较宽的亭子间，你就住那儿，不成问题。”

“你每个月收入多少？”

“二百四十块。”

“听说还有译书的稿费，译些什么书？”

“有一些。”余寿松象是很高兴的样子，马上就起身上楼，拿出一本书和一迭稿子递给季交恕道：“你看！这是最近从东京买

① “貸家”，日语，租賃整幢房屋叫“貸家”，租賃一二間房子叫“貸間”。

来的时髦书，我已开始翻译。”

季交恕接着那本书一看，乃是日译考茨基著的马克思经济学说，道：“哦！据我们的教授加藤义太郎说：考茨基是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派呢。”轻轻地摆一下头，接着说：“近两年的日本不同啦！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什么共产主义、基尔特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这一类的书，多得很。许多大学，常有关于‘苏俄’^①、‘劳农政府’等校外讲座。”

“这两年，中国也变啦。”余寿松也把这几年中国的情况告诉季交恕道：“有些书报刊物，也是介绍马克思学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不少青年谈起主义来了。噫！你说共产主义好不好？”

“好是好，不过——”季交恕躊躇一下，心上心下似地踱几步：“据加藤义讲，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最好的科学社会主义；但是也有些人反对，说劳农政府搞得不好，会垮台。到底谁对谁不对，很难说。”一知半解的神气，摇摇头。

“对，我也觉得这不过是理想，很难兑现。”余寿松点一下头。望望搁在这客厅旁边季交恕的一口皮箱、一个被包、一只网篮问道：“听说你买了很多书，带回来没有？”

“还有几口书箱，都交了转运店，这里边只带了十几本书。”季交恕指着那口皮箱，立即把它打开来，拿出一本很厚的书递给余寿松：“这一本是最近出版的。”

余寿松伸手接过来一看，是日译马克思著“资本论”第一卷。边翻目录边问：“只带回这一卷哪？”

① 俄国在十月革命后，成立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简称苏俄。一九二二年冬，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起来，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但我国一直到大革命时期，习惯上仍往往称它为苏俄。

“就只这一卷。第二、三卷听说还在翻译，不久会出版。嘿！它是从商品、货币讲起的。”季交恕走近前去，翻开那本书，说了几句模模糊糊的夹生话：“过去我们所学的什么生产、消费、交易、分配那一套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恐怕有些不大对？”指指自己的肚子：“饿了，快开晚饭吗？”

余寿松立即放下那本书，站起来喊：“阿升，开饭来。”

过了一会，当差阿升手里拿着一瓶酒走进来喊：“请吃饭。”桌上，摆着六只碗，一半是季交恕几年来没有尝过的家乡菜：腊肉、腊鱼、干萝卜丝。

“家乡菜真好吃，难怪晋朝张翰，一想到他家乡的菰菜、鱸鱼，就弃官不做回家去。”季交恕边吃边开玩笑似地说：“现在中国一团糟，没有出路。我也想回平江吃薯丝饭去，为地方做点事，你说好不好？”余寿松象赞成又象不赞成的样子道：

“好是好，可是平江地方太小了。‘处处有路通长安’，何必回平江？”

“路是有，就是找不到光明之路。所以，我不同意汤謨的意见到北京去应考，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吃过饭，彼此就起身，坐在一張长沙发上。余寿松一手端着茶，一手摸着下巴，象在想什么。过了一会儿，才又张开嘴巴：

“喂！你愿不愿意搞新闻教育事情？现在‘申报’副刊、商务印书馆都在找编辑，我有熟朋友在那里。你如果愿意当翻译之类的话，我可以帮忙。”

“好是好，恐怕干不了。老实说，与我的志愿也不相符。”

“怎么不相符？你还没有过足革命瘾啦？”余寿松因为在东京同他住的时候，曾经听过季交恕对辛亥革命有遗憾，还想革命的话，所以他这么说：“朋友！现在不象十七、八世纪的英法资产

階級革命啦！我們中國能革出個什麼名堂？”他有氣無力，沒精打采，慢慢的接着說一大串：“你看！從袁世凱做皇帝，將民國五年改為洪憲元年，雖因全國反對，發生‘護國’戰爭^①，取消了帝制。可是袁世凱一死，接着就是段祺瑞當權，南北分裂，又來一次‘護法’戰爭^②。護來護去的結果，還不是北方的皖、直、奉三系軍閥，連年混戰，南方的桂、滇、黔等小軍閥，暗鬥明爭，弄得全中國民不聊生！中國政治真糟啦！老實說，我是不打算進政界的，就這樣干一輩子算了。”

“是的，我也不打算進政界，太髒。不過，我們的國家，越搞越糟，國際地位越來越低，假如不是聾子、瞎子、沒心肝，怎能够只顧自己，不顧國家呢？”季交恕這麼回復他。隨即將前兩年，中國留學生代表，為反對日本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③，在東京錦輝館開會的往事，告訴余壽松。“當我們開會時，一大群日本警察沖進來，勒令散會，而且橫蠻無理，大罵：‘馬鹿！’‘清國奴！’^④我因據理力爭不散，他們就拳打腳踢，衣服全被撕破。可是，我也不客氣，回賞他們幾個耳光。媽的！”他把夾在手指里的一支煙，猛吸一口，往沙發上倒下去。“呼——”仰臉朝天，重重地吐出一股白煙。

“唉！”余壽松慨嘆一聲。“國家不獨立，怎麼抬得起頭來！”

① “護國”戰爭是民國四至五年反對袁世凱稱帝的戰爭。

② “護法”戰爭是民國六至七年擁護民國元年的臨時約法，反對袁世凱時代所謂“新約法”的戰爭。

③ 二十一條內容分五號，前四號除要求將德國在山東所掠奪的權利移讓與日本外，還要求日本得在滿、蒙、鄂、贛、粵各地有土地租借、鐵路建築、礦山開采、工商經營，甚至在全國有政治、財政、警察、軍事等大權。袁世凱除第五號外，都接受了。

④ “馬鹿”，日語，罵人的話。“清國奴”即亡國奴的意思。

“哼！抬头！从反对二十一条以后，不論招租賃間或賃家，公然写不租中国人，欺負到这步田地，叫你怎么忍得下去？”季交恕越說越气憤。

“哦！难怪你生气。”余寿松皺着眉头說。“可是气有什么用啦！还是自己打扫門前雪算了，免得受危險吃亏！”

季交恕因見余寿松話不投机，有些不高兴。但又觉得，他虽然消极悲观，并不是反对革命的人。于是說：“寿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难道你我就沒有責任嗎？都象你这样，那中国四万万人，就等于四万万行尸走肉啦。”

“这也对。”余寿松說着，臉上有点紅。

二 上海租界坏透了

今天是礼拜，季交恕因見上海是最重衣衫不重人的地方，而自己身上穿的，还是一身半新半旧的日本学生服，故邀同余寿松在街上买了几件中国綢长衣。换过装后，同去远东飯店。这是英租界一家最漂亮的旅館，七、八层洋樓，好几道电梯。乘电梯上去一拐弯，是第五层樓的公共客厅，湯謨就住在这客厅旁边的五三五号房間。

“哦！你們来了。”湯謨从客厅里慌慌張張走出来打招呼，“我房里去坐。”

这时，坐在他旁边的一位油头粉面，鮮紅嘴唇，年約二十岁左右的女郎，穿着花綢旗袍，高跟鞋，正在吃吃地笑道：

“你呀！不正經。”

他們二位，跟着湯謨一同走进五三五号房間里，互道几句寒暄，季交恕就問：

“客厅里那位女的是誰？很漂亮的样子。”

“就住在隔壁房間，姓赵的姨太太，这两天才認識的。”湯謨滿臉是笑容：“她对我很有意思，嘻嘻！”

“嘿，你这个人哪！”季交恕指着湯謨边笑边說，“在东京包女学生，到上海两三天，就吊赵姨太的膀子，真是猫儿少不了葷。我就要写封信到东京去告訴青木芳子。”扭轉头：“寿松！青木芳子还只十八岁，又聪明，又漂亮，可惜家里太穷，靠秘密卖淫讀書，他对他的感情可好哩！”指着湯謨：“你这个家伙，一过海就把她忘記了。薄情郎！真要不得。”

“唔！在日本只要不是有夫之妇，男女关系无所谓。上海不同啦，千奇百怪的花样多得很。这两天才認識的，她就对你有意思，莫非是‘仙人跳’罗！”余寿松半开玩笑半警告似的。“要小心啦！乱来不得。”可是湯謨和季交恕，从来没有听说过“仙人跳”这个新名詞，同声問：

“什么‘仙人跳’？”

“上海的‘仙人跳’多得很，要小心啦——”余寿松刚刚开始說几句什么是仙人跳；而这五三五号房門上，卜、卜、卜連响几下，象是有人敲門。

“誰呀？請进来！”湯謨剛剛站起来答应一句，陈霖把門推开进来了，一手拉着余寿松：

“呀！两三年不見，你胖了啦！”因而就把余寿松的話打断了。四个人面对面坐下，东扯西拉，談了一陣別的事情。

“請你們上館子去吃東西！再到大舞台去看看新戏。”余寿松表示要做东道主。

“不必客气吧！”陈霖是半推半就的口气；悬起左臂看一下手表。“十二点半，还早。”

“我才吃早飯不久，肚子不餓，謝謝你。晚上看戲，我做東。”湯謨邊說邊望着對面衣櫃上的鏡子：長尖尖的瓜子臉，光油油的西洋頭，玄青色的西裝，亮閃閃的黃皮鞋。他心想：比趙姨太雖然稍有遜色，但也不會相差太遠。於是站起來，在房子里踱來踱去，表面似乎鎮靜，心里卻象熱鍋上的螞蟻。因為他正惦念着隔壁房子里的趙姨太，而這三個客人，卻仍然羅羅嗦嗦地糾纏着。

“聽說你要晉京去應留學生考試？”余壽松朝着湯謨這麼問。

“唔！”

“哼！有什麼好考？沒有靠，就難考上啦。你看老常，那麼好的學問，還不是‘名落孫山’考掉了。”余壽松又扭轉脖子望陳霖：“聽說你想在上海搞紡織業？中國工業太落后，你搞這行很好。”

“想是這麼想，成不成功，還是問題。”

“那有什麼不成功。上海是紡織業中心，聶潤達又是你的同鄉。”

“這兩天我打聽了一下，在恒豐紗廠的幾個留學生，都是英美派。”陳霖擺擺頭。“很難插進去。聽說日本人辦的內外棉六廠，歡迎日本留學生，我又不願意去。”

“為什麼？”沉默半晌的湯謨，突然這麼插一句，表示他對他們的談話並不是完全不關心。陳霖答道：

“還是搞中國自己的工業好些。”

“日本在中國辦工廠，用的是中國人，出的貨在中國賣，還不就等於中國的工業！”湯謨的觀點不同些。

“你這個人！那根本不同啦！怎麼能夠划等號？”季交恕立刻虎起一張臉皮。“這就是外國資本家輸出資本的辦法。他們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就地收買原料，制成商品，壟斷中國市場，